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HANZI DIEZHI XIAOYING YU XIAOHUAXING YINBIAN
HANYU DUI HAN RI YUYIN DE SHENCENG YINGXIANG YANJIU

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

——汉语对韩、日语音的深层影响研究

申东月◎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HANZI DIEZHI XIAOYING YU XIAOHUAXING YINBIAN

HANYU DUI HAN RI YUYIN DE SHENCENG YINGXIANG YANJIU

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

——汉语对韩、日语音的深层影响研究

申东月◎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汉语对韩、日语音的深层影响研究 / 申东月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3-13869-2

I. ①汉… II. ①申… III. ①汉语—语音—影响—朝鲜语—语音—研究②汉语—语音—影响—日语—语音—研究
IV. ① H11 ② H551 ③ H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54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 mm
印 张: 9.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杨 帆 责任编辑: 杨 帆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天泽润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中、韩、日民族移民中的语言接触和融合	12
第一节 中、韩语言接触	12
第二节 中、日语言接触	22
第三章 汉字音对韩语辅音系统产生的消化型音变规律	32
第一节 汉字音对韩语声母系统产生的消化型音变规律	32
第二节 汉字音对韩语终声系统的类化	49
第四章 汉字音对日语辅音系统产生的消化型音变规律	68
第一节 汉字音促使日语词首浊音的出现	70
第二节 汉字音促使日语词首出现ㄹ [ra] 行辅音	71
第三节 汉语入声与促音	72
第四节 汉语的鼻音与日语的拨音 /N/	81
第五章 汉字音对韩语元音和音节结构产生的消化型音变规律	90
第一节 韩语多音节的短化	91
第二节 韩语元音和谐律的松化	93

◀ 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

第三节 古代韩语的声调与现代韩语长音之关系	94
第六章 汉字音对日语元音和音节结构产生的消化型音变	
规律	101
第一节 汉字音与日语的长音	102
第二节 汉字的复元音与日语的拗音	120
第七章 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	122
第一节 汉字与语言之关系的新认识	122
第二节 谚文与汉字一脉相承，它们成为汉字音渗透到口语的 两大关键渠道	130
第三节 汉语汉字音与韩、日语汉字音的关系	135
第四节 汉字叠置效应	139
第五节 书面汉语与韩、日语叠置后所运行的消化型音变	144
附录 1 韩语终声和《广韵》206 韵韵尾对照表 (举平兼赅上去入)	148
附录 2 《鸡林类事》的韩、汉声母对应对照表	149
1. 唇音对照表	150
2. 舌音对照表	154
3. 齿音对照表	158
4. 喉音对照表	167
附录 3 《训蒙字会》的汉、韩声类比较音韵表	172
凡 例	172
1. 牙音系 k-/k ^h -/g-/ŋ-	175

2. 喉音系 x-/ɣ-/θ-/j-.....	193
3. 舌音系 t(ʈ)-tʰ(ʈʰ)-/d(ɖ)-n(ɳ)-/l-	207
4. 齿音系 ts-/tsʰ-/dz-	234
5. 唇音系 p-/pʰ-/b-	264
参考文献.....	280

第一章 导论

一、论题产生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中、韩、日三国间的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对邻近诸国影响辐射颇深。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早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韩国^①，进而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韩日民族崇尚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一直持有憧憬的心理。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就必须学习汉字汉文，所以其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各方面，无不受到汉语的深厚的影响。韩日民族长期借用汉字汉文作自己的书面表达工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

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中国东北出土的古朝鲜陶器上的汉字），朝鲜学者推论古朝鲜的上层阶级早在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汉字了。汉字被引入后，汉字和汉文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已经支配了这些国家的文字生活，其先后顺序是：高句丽首当其冲，大约在公元4世纪以前就已经把汉字汉文作为公用书写工具来使用了；新罗晚于高句丽，大概在公元5世纪开始把汉字汉文作为公用书写工具；百济是在与高句丽相近或至少比新罗早些时期。从那以后，随着两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

① 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和韩国，但由于来源于朝鲜的资料有限，本书在谈及朝鲜半岛及其语言时多以韩国及韩语为代表，后文将不再做特殊说明。

交流，各个朝代都有一些汉字和汉文传入朝鲜半岛，一直到15世纪（1444年，世宗26年）《训民正音》颁布。自此，韩语虽然已经有了拼音文字，但由于士大夫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上流社会仍用汉文或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的文字形式进行书面交际，直到20世纪初，民族独立运动时，才开始重视民族文字——谚文。

相对而言，汉字传入日本较晚。据史书《日本书纪》、《古事记》记载，汉字及文言经典大概于公元3世纪由韩国学者王仁传入日本。但刻在各种青铜器、金印上的文字传入日本的历史至少可前推到汉武帝时期。汉字虽然最初是先通过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但日本也是应用汉字最有创造性的。日本人率先借用汉字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文字体系，日文就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至少在奈良时代（710—784）以前，基本上直接使用汉字、汉文，称其为“真名”，“汉文体”。因此日语自古以来，文语与口语是分离的。为了解决语言和文字不一致的矛盾，在汉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启发下，使汉字的一字一音适应日语的语音规律，将汉字改为一字一音或多字一音，以表达日语的语言。由此产生了万叶假名，万叶假名主要利用汉字的“字训”和“字音”作为表达工具。这样自平安（794—1185）中期以后，和汉混合文体就被普及使用，只是仍带有文语色彩，而且已成为惯例，定型下来。至江户时代，汉语仍被视为正统学问，汉文则被视为正式文章。甚至进入明治时期后，官方的公文、告谕、著述等仍保留浓厚的古汉文色彩。^①

两千年来，汉字汉文为韩、日人民的书面交际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字汉文对韩语、日语无疑产生了巨大

^① 参见赵连泰：《试论日本文字的起源与形成》，载《日本学刊》，2000（2）。

的影响。汉字并不是以一种单纯的标记形式传入韩国、日本的，而是作为记录汉语（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的文字符号的体系传到韩国和日本，并造成了言文二致现象。

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主要是以接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为理论依据，将韩、日个别语言学的历史研究与汉语语言间的接触研究相结合、宏观俯瞰与微观挖掘并重、古今并举，探讨韩、日语的音系在汉语的横流渗透下发生叠置后所运行的消化型音变。

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是：

长期借用汉字汉文为书面语言的韩语和日语出现严重的言文二致现象，即说出来是韩语（或日语），而写出来是汉文。《训民正音》的出现更加速了汉字音向韩语口语的渗透，所以虽然表面看来韩国、朝鲜现在不用汉字，日本限制使用汉字，貌似与汉语无关，实则貌离而神合。文字这种符号形式的更换不能替换已经借用的汉字词，而且这种借用的成分在数量上或者覆盖面上都不亚于固有成分，可以说汉语汉字的音、义已经成为韩日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其文字形式上废除了汉字，但其语言已经无法摆脱汉语汉字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了。产生这样语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字的特殊属性。

汉字的特殊属性——超语言性，使汉字可以作为跟语言平行的书面交际系统而独立存在，因而任何使用汉字的民族，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言文不一的情况，甚至可以长期地言文二致。

由于使用汉字作为书写符号的民族，书面语和口语总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往往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因此，书面语因素凭借汉字不断地向口语渗透；这种渗透在语音上、语义上都有表现。用汉字汉文书写的书面语带有浓重的汉语因素，因而书面语因素向口语的渗透，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汉语因素向固有语言的

渗透。

渗透的结果,就是跟汉字汉文平行的语言(口语)产生了层次:表层是语言固有的,底层是汉语渗透的。这种现象就是汉字带来的“叠置效应”。

从空间上说,汉字可以把不同方言、不同语种的语言成分,把不同语体(书面语和口语)的语言成分混同在一起,将它们糅合成一个空间平面;从时间上说,汉字还可以把不同时代语言系统的语言成分糅合在同一个时间的横截面时段上。这种把不同空间、时间的异质成分糅合的功能,就是汉字的“叠置效应”。汉字“叠置效应”,本质上是口语和书面语的矛盾。当书面语与口语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叠置效应”。冲突越厉害,“叠置效应”越明显。解决这种矛盾,通常有两种可能:

(1)釜底抽薪:废除汉字,彻底根除产生叠置效应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是人们的一相情愿,事实是,废除了汉字并不能废除已经借进来的汉语借词,所以不可能根除产生“叠置效应”的根本原因。但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如果继续使用汉字系统,会不断地给本族语言带来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废除了汉字系统,终止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切断了汉语强有力的影响,从而清除了进一步的“叠置效应”。如韩语、越南语,日语是变相废除。

(2)削足适履:保留汉字。为了使语言适应汉字而最终放弃自己固有的语言。如古代的楚语、越语等。

汉字毕竟是建立在汉语基础上的适应汉语特殊性的文字系统,所以只有汉语不容易受汉字的影响。而其他语言或者因为汉字而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废弃汉字汉文。



汉字音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因此，深入研究韩、日语的音系在汉语的横流渗透下发生叠置后所运行的消化型音变，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论题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上述的汉字叠置效应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韩语、日语语音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汉字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使用的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韩语、日语的语音系统各个方面无不受受到汉语语音的深刻影响。韩语和日语如果不受汉语的影响，其固有音系只会在纵向上发生音变，但这种固有音系的纵向音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横向的汉语音系的影响而发生了消化型音变。在韩国，15世纪《训民正音》虽然出现，但谚文一直没得到正统的地位，所以汉语音系在韩语音系中一直经历着消化型的音变。

虽然汉语使韩语和日语发生了深层结构上的变化，但韩语和日语毕竟是韩语和日语，不是汉语。韩语和日语的表层仍然是韩语和日语的内容。要解决韩语和日语归属问题，对韩语和日语来说，必须透过表层，剔除受汉语影响的成分，把握住韩语和日语固有的部分，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在这一点上，韩语和日语是一致的，它们跟其他语言相比，有更复杂的情况。我们认为，之所以韩语和日语在血缘归属上长期纷争难有定论，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这两种语言本身太复杂，不好寻求兄弟姐妹，而在于这两种语言本来跟汉语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通过汉字汉文受了太多的汉语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敢确定这两种语言的近亲关系，也不甘心把汉语看作它们的近亲，所以，问题被搁置下来。由此可见，深入地研究汉语对韩语和日语的深层影响，对解决韩语和日语的归

属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韩语为例。据多人统计，韩语中汉字词的比重很大。在文世荣所编《朝鲜语辞典》中汉字词占 60%（50000：85000），在朝鲜语协会编的《大辞典》中，占 58%（81362：40464），而在 40% 左右的固有词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汉源词”^①。

由于受到汉语的影响，韩语音位数目增多，尤其音位结合条件变得松弛，音节内部语音结构复杂化，音节区别意义的能力提高，多音节词逐渐变为双音节或单音节。这种变化使韩语原词形湮没，以致逐渐带上了汉藏语系词形的特征——词形“汉化”了。请看下表：^②

表 1—1 固有词的多音节短化

12 世纪 《鸡林类事》	15 ~ 16 世纪 《训蒙字会》、《训民 正音解例》	15 ~ 16 世纪 《月印石谱》	现 代
雨曰霏微	비 [pi] 《字会》	뱀야미 [pajami]	뱀 [pɛm] 蛇
猫曰鬼尼	괴 [koi] 《字会》	수울 [suul]	술 [sul] 酒
面曰捺翅	낱 [nas] 《字会》	소옴 [soom]	숨 [som] 绵
土曰辖希	흙 [halk] 《解例》	가히 [kahi]	개 [kɛ] 狗
皮曰渴翅	갓 [kats ^h] 《解例》	주머귀 [tsu mək ^y]	주먹 [tsu mək] 拳

如表所示，从 12 世纪到现在，单位词内的音节数一直在减少。

① “汉源词”的概念参见郑仁甲的《朝鲜语固有词中的“汉源词”试探》。“汉源词”指上古汉语音系的借词体系中，与中古音值相去甚远而转入韩语固有词之中的一部分，也包括虽属中古音系但已进入固有词体系之中的词。如“笔”有两种音：一个是早期借入的“뵤”[put]，另一个是后来演变的“필”[pʰil]，但在韩语里“뵤”[put] 已经成为固有词，只有后来的“필”[pʰil] 认为是汉字词。我们把这种貌似“固有词”实则汉字词的叫“汉源词”。

② 参见郑仁甲：《朝鲜语固有词中的“汉源词”试探》，见《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其中突出的特征是元音的脱落和辅音韵尾的产生，特别是后者更为突出。

任何语言的发展变化，都以其内因为根据，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韩语的辅音韵尾，尤其是塞音韵尾的产生，与汉语的影响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减少音节数以后的词形“汉化”了，“汉化”了的词与原词的关系当然模糊。

当探索汉源词的时候，不可忽略在固有词体系中比汉源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形汉化问题。汉源词是就词的内核上说的，词形汉化则是就词的外形上说的，二者正好成为对立的两个方面。

韩语词汇中如果抽掉汉字词，减去汉源词，又把词形汉化的除外，真正保留其阿尔泰语系原始语本来面目的就不多了。这大概是韩语和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同源词不多的主要原因。^①

再就日语来说，据过去一项统计，《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的词汇构成比率曾为：日语词占 38.8%、汉语词为 44.3%、外来语为 12%、混合语为 4.8%。由于汉语词汇在日语中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遍及日本社会各阶层，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艺术各领域，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又在汉字“六书”的启发下，遵循汉语构词原理，发挥汉字的无限造词潜力，为改变古语原来一字一音一语的旧语法结构体系，顺应时代要求，依据造词规律，不断地创造出一批批新词汇，为日本语言文字的发展以至汉字、汉语的革新、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②

① 参见郑仁甲：《朝鲜语固有词中的“汉源词”试探》，见《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② 参见赵连泰：《试论日本文字的起源与形成》，载《日本学刊》，2000（2）。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之所以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汉字汉文的传入和日本人对汉字的利用。汉字传入日本不仅仅促成了其文字符号“假名”的产生,汉字的读音,即汉语音韵对日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对汉语音韵的吸收和消化,丰富了日语固有音韵的内涵,也推动了日语音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就汉语的声母对日语的影响而论:古日语对词首出现的语音有一定的限制,就是浊音 g、z、d、b、r 音原则上不出现于词首的位置上,可是随着汉字音的移植,日语音韵这一固有的原则便被破坏了,因为把汉字读音转换成日语读音时,那些词首是浊音的汉字音大大冲击日语固有音韵体系的规则。在这种不断的模仿中,日语音韵中有了浊音声母在词首的现象。不过,这一现象主要局限在汉语词汇和日语的一些拟声拟态语中。

就汉语的韵母对日语的影响而论:汉语里有很多复元音,而古日语没有复元音,而且古日语在原则上避免两个元音音节相连,但在大量的汉字音的转写过程中,这种现象逐渐被接受了,而且因汉语复元音的导入,日语的元音体系产生了长音和短音的音位区别。又因汉语介音的借入使日语产生了拗音。汉语的鼻音和入声字的导入,促使本来是开音节的日语产生了拨音(/N/)和促音(/q/)。

笔者将汉字的引入跟韩、日语语音系统的演变联系起来考察,做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解释,提出了“汉字叠置效应”与“消化型音变”的理论,这不仅在研究韩语和日语时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也对整个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汉字文化圈内所有语言接触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和解释意义。

三、论题在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原因

汉字对韩语和日语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许多语言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而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多是关于汉字词的借用、历史音韵比较方面的内容（如通过考察韩、日语汉字音解决汉语语音发展史问题）。这些当然是汉字对韩语和日语影响的一方面，研究这些内容的确能解决不少实际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如韩语、日语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地方引进了汉语借词，这些借词在韩语词汇中大概占 60%，而在日语词汇中占 40% 左右，它们是韩、日语言建筑材料的主体部分，这是汉语的一个奇迹。汉民族数千年来创制完善起来的文字体系，本来是基于汉语的特点的，是为记录汉语服务的工具，另一个民族竟可以借去，而且用它来记录如此之多的词语单位，韩、日语言是比较典型的。曾经借用汉字和汉文的还有越南京族、广西壮族、苗族等，他们长期使用汉字和汉文以后，借用汉字汉文书写本地语言。对韩语、日语汉字词的深入研究，能够使人更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语言跟汉字、汉语的关系。汉语在传布文化上曾有压倒势力，因为古代汉文化处于高势地位，自然向周边低势文化的国家输出文化。汉语对韩语或日语的影响，不是在同一空间展开的，而是在不同空间通过文化传播或文献翻译展开的非直接接触。但不管是汉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间的直接接触，还是因借用文字而造成的非直接接触，都带来语言在地理上的联盟。

但是，截至目前，人们关于汉字汉文对韩语和日语的影响这个领域的探索尚处于起始阶段，尤其是对韩语的研究，除了河野六郎先生于 1962 年 6 月在《语言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语对朝鲜

语所带来的影响》^①一文，再难以看到专门论及此领域的文章。

造成汉字汉文对韩语和日语的深层影响问题不能深入研究下去的原因，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从外在因素看，中、日、韩三国语言学家之间缺乏充分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还没有形成学术共识。尤其朝鲜半岛长期对立，韩国、朝鲜两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偏执一词。从内在因素看，一方面，韩语、日语的语言特点很特殊，语系归属尚无定论；另一方面，汉字更是世界上比较特殊的文字体系。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是一个有趣而艰深的领域。而目前的语言学理论大多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适宜于其他语系的语言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汉字的特殊属性问题，由于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的观点的影响，长期得不到解决；另外，韩文是拼音文字，但是韩文跟其他拼音文字有很多差异，并且在构造上和表词法上却又跟表意文字的汉字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汉字，韩语不会受汉语如此之大的深层影响；没有谚文，汉语对韩语的深层影响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要想正确地把握汉字汉文对韩语的深层影响，必须在对汉字的特质和谚文的特殊性上有新的突破。仅仅把文字理解为消极地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不足以解释汉字跟语言的关系，文字也可以积极地影响语言。汉字跟语言的关系远比人们目前的简单的、机械的图解复杂得多，要突破已有的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的传统解释，深入阐释文字对语言的影响关系，这对语言文字学界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谚文的认识也是如此，汉语和韩语的关系研究之所以长期停留在对现象的解释上，与没有有效的理论指导，又没有及

① [日] 河野六郎：《中国语对朝鲜语所带来的影响》（日文），载《语言生活》，1962年第129号。

时归纳富有特色的理论有直接关系。

有鉴于此，本书重点考察汉语语音对韩语、日语的元、辅音音位系统和音节结构这几个方面的深层影响，从中得出语言与文字关系的新认识，最后提出汉字叠置效应学说与消化型音变理论。这些认识，包括了我们对于汉字、汉语或者是对汉字、汉语跟其他有关语言的关系的理解，有些说法可能跟目前通行的理论有所不同，这是一次在丰富珍贵材料基础上的大胆而有意义的探索。期待有志于汉、韩、日语研究的同道和师友共同商榷，将这一新的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